

智慧宫的翻译家

智慧宫被誉为思想闪耀与人文创作时代的光辉典范。它化作知识的灯塔，为人类提供灿烂的思想遗产和不同国家、民族各阶层文化的翻译作品，全人类受惠其中。由此，智慧宫成为阿拉伯文明真正崛起的标志。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个为所需者传授知识的世界性学术机构，也是为迷惘者照明的灯塔。

倭马亚王朝时期，翻译的认真尝试在哈立德·本·叶齐德·本·穆阿维叶的一声令下拉开序幕。但是，它只限于一些实用性的学科，如炼金术、医学和占星术。此后，阿拔斯王朝到来，翻译有了伟大的发展，并扩展到逻辑学、哲学、几何学等其他的理性学科。因此，翻译成了不以某人或某团体殒没而受折损的一大学科，而非倭马亚王朝时期所发生的那样。

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文明繁荣的肇始，科学和文学蓬勃发展，哈里发们重视科学知识。在这些哈里发中有艾布·贾法尔·曼苏尔，他在位期间，医学、天文学、几何学和文学的一些书籍被译成阿拉伯语，这些书籍曾保存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宫，直到哈伦·拉希德继位后，他将收藏在哈里发宫的这些珍贵手稿和书籍取出，并把其放在一所豪华的房子里，命名为“智慧库”，以表示对其使命的推崇。哈伦·拉希德沉浸于科学知识之中，以至于他接受以书代税，无须缴银，这向我们表明了，拉希德爱惜书和热衷藏书的程度。最能证明拉希德酷爱读书的是，他在位时，智慧库的书籍已达百万余册。

哈里发麦蒙时期的来临昭示着智慧库的发展，它壮大繁荣起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学术机构。正因如此，它的名字改换为“智慧宫”，因为那里有学习之处、藏书之所和编纂之地。麦蒙从世界各地——印度、罗马和波斯搜罗书籍，把最伟大的学者、思想家和翻译家招致于智慧宫，给予他们丰厚的酬劳和赏金。

阿拔斯王朝时期，翻译的主要动因是阿拉伯人已步入文明的行列，而文明要依托知识，于是他们从文明发达民族的学者那里

求知。那时，翻译们通常像精通他们所译入的语言一样精通他们所译介的语言，同时他们熟稔所翻译的主题。就所译的内容，大多数的翻译秉持严谨、力求忠于原文。他们通常都很珍视他们所译的原本及其非阿拉伯语且非古叙利亚语的译本，以便进行原文与各译本之间的比较。他们进行条分缕析，以便将其含义处理清晰而不产生歧义地译为阿拉伯文，这正如伊本·艾比·伍赛比耳所传述的伊本·艾什阿斯所做的那般。他们对原文的注释证明了他们熟知所译介语言的惯用表达和常见术语，尽管一些力求直译的翻译看上去是反其道而行之。语言结构的差异与语义的不对称时而导致阿拉伯语翻译中的语义模糊。然而，采用这一方法的大多数翻译作品都是被优秀的翻译校对或重译的。例如，伊本·伯特里格专心从事希腊语翻译，尽管他通晓拉丁语，但他并不精通希腊语，易司哈格·本·侯奈因就修订和重译了其翻译的盖伦的著作；而侯奈因也重译了他青年时曾译成阿拉伯语的内容，他在伊斯塔法·本·巴赛尔的翻译中采用了在伊本·伯特里格的翻译中如出一辙的方式，使他做到如此的是，除阿拉伯语外，侯奈因还精通三门语言，即波斯语、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历史学家们认可侯奈因的翻译，认为其风格绮丽、表述达意。

阿拉伯古籍中，充溢着关于阿拉伯国家不止精通一门语言人士的记载。许多阿拉伯人学习语言，如波斯语和古叙利亚语，他们精通这些语言，运用自如。哈里发和热衷学识的有钱人对这些翻译们出手阔绰，以至侯奈因·本·易司哈格曾领取与其翻译作品等重的黄金——据说：他曾将译文写在厚重的纸上，扩大字体，拉大行距，以获得更多的黄金酬报——这为诱使翻译们仓促翻译打开了便利之门，但是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伊本·艾比·伍赛比耳在《医者品级》中提及：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封赏给侯奈因一些谙熟翻译的司书，在他那里做翻译，他负责审阅，还从自己的房舍中赏赐给他三间精装的房子与三个罗马仆人，并分封给他及家人采邑和穿戴，外加一万五千迪尔汗的月俸。史料记载，公元870年，拜赫提舒·本·伽百利有一次为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开

药方，后者就命人赏赐他三十万迪尔汗和三十衣橱的衣服。在哈里发的鼓励下，麦蒙、穆阿台绥姆、瓦西格的顾问——穆尔太齐赖派的伊本·达伍德曾举办大型研讨会，著名的翻译家和医生均是常客。

翻译家和作者的名字常与资助翻译和研究的人士的名字相关联，譬如，将易司哈格·本·侯奈尼的名字与哈里发穆阿台米德的大臣卡西姆·本·阿卜杜勒的名字相挂钩，希腊裔的古斯塔·本·路伽·巴勒贝基为哈里发穆斯泰因翻译了希伦的《力学》，为易卜拉欣·本·穆德拜尔翻译了《医学入门全集》，撰写了一篇论文，收录在《心理和灵魂的区别》一书中，并被译为拉丁语。同样，一些著名医生，如约翰·本·马赛维和拜赫提舒·本·伽百利·拜赫提舒也招募翻译，厚赠他们钱财和衣袍，以让翻译们为他们把希腊的医学书籍译为阿拉伯语，易司哈格·本·侯奈尼为拜赫提舒翻译了盖伦的大量医学书籍。

由此，先进文明的遗产尤其是波斯、印度和希腊的遗产充实进我们阿拉伯的遗产之中，所有的这些文明分别与我们的本土遗产融为一体，并凭借阿拉伯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考互动融合。其中就包括那些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不乏创新的丰厚的科学遗产。特别在阿拔斯王朝时期，从事翻译的都是一些翻译团队，每个团队有一名队长，负责审校团队人员的译作，修改他们的错误，而幕后的哈里发、埃米尔和热衷学识的有钱人，为他们提供大量资金，并许诺对其家人以照料和尊崇。

这一点在智慧宫的图书馆体现的尤为明显。据说，拉希德建立了它，麦蒙付诸心血将其修建和发展。智慧宫里有希腊语的翻译家，像约翰·本·马赛维，也有波斯语的翻译家，如伊本·努伊特。翻译们受上级及其助手统辖，其团队里还包括誊抄员、勤杂工和装帧人员，图书馆有一名馆长，他与其助手一起管理图书馆事务。

阿拔斯王朝初期，翻译运动就成为了国家行为，一直持续到10世纪末。桑特拉纳于1910-1911年在埃及大学（开罗大学的

前身)的讲座中说,该翻译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

上述翻译运动的第一阶段,完成了亚里士多德著作与亚历山大派对其注释的翻译,以及柏拉图的一些著作与盖伦最重要的医学著作的翻译。总之,希腊人在科学和哲学领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性成果都被译成了阿拉伯语。伊本·穆格法从波斯文翻译了《卡里来和笛木乃》。还有人从印度文翻译了《信德罕德》,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亦翻译了《天文学大成》。该阶段最著名的翻译家是朱尔吉斯·本·伽百利、约翰·本·马赛维、伊本·穆格法。在这个阶段,穆尔太齐赖派接触了一些译本,例如,纳扎姆了解了亚里士多德,并读了其部分哲学著作,以至他们的研究受到了逻辑学的影响,该派人士也谈及了“飞跃”“本质”“现象”等问题。

翻译运动的第二阶段,最著名的翻译家是约翰·本·伯特里格,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书籍,其中哲学书籍多于医学书籍。在这个阶段,这些翻译们翻译了涵盖各门艺术的最重要的希腊书籍,重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率》,也重译了一些医学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述,还重译了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对话录、《理想国》和《法律篇》,还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所有这些都是由侯奈尼·本·伊斯哈格及其团队翻译的。

翻译运动的第三阶段,最著名的翻译家是麦泰·本·尤努斯、希南·本·萨比特·本·古赖、叶海亚·本·阿迪和伊本·祖尔阿。他们译作阿拉伯语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物理学及其注释,这正如桑特拉纳在他的讲座中所言、伊本·奈迪姆在《索引》中所写、伊本·艾比·伍赛比耳在《医者品级》中所叙、基夫提在《智者记闻》中所录和朱尔吉·宰丹在《阿拉伯文明》中所记的那般。